



桂冠叢書15



麗月塔 著 李岳勳 譯

紳士與武士道

— 日英文化比較論 —

桂冠叢書 ⑮

紳士與武士道

——英日文化比較論

臘月塔著 李岳勳譯

桂冠叢書 ⑮

紳士與武士道

作者：麗月塔

譯者：李岳勳

出版：華新出版有限公司

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六六號

總經理：桂冠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寧波西街一二八號二樓

郵撥：一〇四五七九

電話：三〇二二八三〇

印刷：海山印刷廠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三十日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特價：新臺幣伍拾元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可以更換□

英國人的看法、日本人的看法代序

這本書，是我十年來在BBC廣播公司主持日語部「讀者信箱」中整理出來的。聽衆的問題，大部分是「紳士的定義為何？」或「請告訴我們英國人和日本人觀念上的差異」等等，這一類不容易解釋清楚的問題，而當時日本東京廣播公司派駐BBC的大藏雄之助先生，也常和我談論這類問題。

後來大藏先生建議我，是否可以用節目中的資料爲基礎，配合以我在日本的經驗，以及對英國文化背景的認識，來寫一本書？並且介紹賽瑪盧出版社的田村勝夫社長和我見面。之後，我和田村社長曾經在東京和倫敦談過這件事，並經取該公司兼任總編輯田村先生的協助纔整理出這本

書。

本書提到很多歷史的事實，因為所謂的歷史事實、是在長時間裏逐漸孕育而成的觀念。

譬如英國的醫師不做廣告宣傳，這是因為在十九世紀時他們希望能被認定為紳士，而有別於一般商人的作風至今仍是個傳統的習慣。又如英國的警官沒有一個攜帶槍械，這是因為英國有一種即使是犯罪者也不會襲擊沒攜帶武器者的「不成文法」；而一般人既已曉得警官不攜帶武器，因此警官逮捕人犯之際他們也有主動協助的想法。而這種想法，却是淵源於十八世紀時想把一切事物分為是否光明正大的那些狂熱的堡主們所抱有的想法和看法。

歷史給予我們保持調和及均衡的助力。現在的英國，正處於晚期工業化社會的過程中，為要理解現代的變化（英國雖然降低了GNP的成長率，但是在另一方面，若比之於我的少年時代，倫敦的陽光提供率却增加了七十五%），就應該研究過去被看重的理想之變遷。

再者，這一本書也有不少有關「宗教」的資料。英國是正式、公認的基督教國家，在這一點，和法國或德國是完全不同的。

英國的學校，每天早晨在上課之前，要朗讀一小段聖經，同時也要唱讚頌詩。又如把姓名的「名」之部分叫做「Christian Name」，這也是英國所僅有的，雖然都是芝麻小事，但却是歐洲大陸任何國家所看不到的習慣。那等於日本象棋中的「角」（也就是象棋中的「象」），在西

洋棋則叫做「僧正」(bishop)。

宗教在英國並不是只是傳統的持續，英國科學振興協會的年度大會，在行事曆上是最主要的大事——一九七三年長達一個星期的大會，則是以進入坎達貝利大寺院的入場遊行來揭開序幕。

在英國定期前往教會的人只有國民總人數的百分之十，而有志於社會服務運動者，却以「新宗教」來抓住青年們的心。譬如健康保險事業所須要的血液，依靠「捐血」就夠了，以致英國若聽到有非購買血液不可的國家就會感到驚訝。

以政治家的敏感性，奚斯首相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任命一位主管籌組一個有志於社會服務的團體來重新調整政府輔助的工作。工黨政治家也同樣的敏感，預言在十年之內，這個福祉國家的大部分，將得依存於非常性的團體。

那麼在這些現象背後，英國人的基本看法或想法究竟如何？我摘錄其中的一部分，雖然那些都有着光明面和黑暗面，不過那些事情本身，是跟着時間，不斷地在變化着。

爲要導出日英兩國國民對於事物看法的類似和差異，因此，我也嘗試去談論日本；我不敢說我的看法絕對正確，只希望各位能以一位二十五年來和日本有着極密切關係的外國人所獲得的印象，來讀這本書。

紳士與武士道

誌於倫敦

託勒華・利月塔

四

作者簡介

明治維新以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英國一直是日本人唯一的典範。很多日本人前往英國留學，憧憬著英國，並自詡日本是「遠東的英國」（不過最近英國人却自稱他們是「遠西的日本」）。

在和英國維持友好關係時期，日本的外交一直很順利，但這並非因為英國當時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英國在行來軍事武力之前，是依得意的「常識」，經常保持世界輿論的「樞紐」。我們的前輩把高帽子、杖子和英語帶回來，但最重要的英國人的思想却未學得。

戰敗後，笠信太郎先生所寫的「事物的看法」曾經創下空前暢銷的記錄，那主要是這本書站在戰敗的反省立場，提倡再學取英國市民社會的健全性。

本書裏，談到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是跑出去以後纔想，德國人是想定之後纔跑，而英國人却是邊想邊走——的趣聞。可是日本人仍然不肯學習英國，因為美國的影響力太大了，繼之而來的西德經濟復興的奇蹟，又蠱惑著日本。因此，日本在產業方面突飛猛進，和美國、西德攪在一起，鄙視英國是「歐洲的病夫」或「夕陽西下的大國」，而自鳴得意。

可是轉眼間，環境已在公害之下支離破碎了。跑得快的和落伍的人之間已有了磨擦。雖然我們在賽跑中思考，但即使能想出很好的構想，往往也會忘了拐彎，而陷於困境。

歐洲現有的河川，最乾淨的就是泰晤士河，英國人犧牲了經濟的高度成長，不言實行其「牛步主義」，率先保護污染中獨一無二的地球。

本書，是擔任BBC日語部部長的利月塔先生，以他對日本的廣播原稿作為基礎而寫成。從英國人生活中的實例來導出他們一貫的思想和日本所有的現象加以比較，闡明問題的重點，所以這本書也可以說是一部作者本身所捕捉的「武士道」中所象徵的日本人的想法，和與其相對應的英國「紳士」的想法——把這兩者描繪得淋漓盡緻的書。

著者利月塔先生於一九一四年生於倫敦。利月塔先生在十六歲通過大學入學資格考試，但是因為牛津和劍橋兩所大學都實施寄宿制，規定未滿十八歲不准入學。因此，他進入倫敦大學專攻法律，二十歲時畢業。

隨後他繼續前往德國和捷克留學。並爲了學習柔道而前往日本。利月塔先生的一生，就因此而決定了，他以外交官的身份留在日本。在戰爭爆發後，當英國人都束裝返國時，利月塔却留在日本，整理殘務，直到一九四二年才搭乘最後一艘船離開日本，再度從事對日本的廣播工作。

從那時開始，利月塔先生就開闢了每週一次的「聽衆信箱」節目，以日語向日本廣播。當時是針對聽衆來信，話題輕鬆而有趣，因此，以這時的廣播內容作爲本書的主題。

讀完這一本書您可以發覺，他對於東洋思想及哲學的造詣。

本書，在某些意味上是因爲作者本身比日本人更瞭解日本，所以到處都可見他對輕薄而不擅於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日本人所給與的嚴厲批判；不過，在另一方面他也貶抑傲慢的英國人。他的態度，不像其他的評論家，專藉銳利的語鋒來誇示自己。

就國民所得水準而言，日本已經超過英國，但是因爲社會積蓄相差的懸殊率，所以在生活水準而言，英國就高得多了。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英國對於個人社會訓練的程度，是日本所望塵莫及的，而在那裏沒有紳士階級的紳士道正在活躍着。

紳士與武士道 目次

英國人的看法、日本人的看法代序……………一

作者簡介……………五

第一部 英國人對事物的看法——光明正大的精神

及傳統的美德

1 披頭和阿剌伯勞倫斯……………一

2 光明正大的精神……………一五

3 島國氣質和大陸氣質……………三五

4 維多利亞時代……………七五

第二部 紳士——紳士精神的探索

1 紳士的起源……………一〇七

2 騎士精神和宮廷禮儀……………一二七

第三部

3	紳士精神的理想……………	一五五
4	現代的紳士精神……………	一七五
	日本人對事物的看法——我的日本文化論	
1	日本人發生困難的時候……………	二〇九
2	日本人對事物的看法……………	二二一
3	「拉」和「推」的文化……………	二三一
4	五里霧中的日本人……………	二四五
5	禪的真髓……………	二七六
	附論 英國文化的基礎——宗教和君主制	
1	國民氣質的背景——宗教……………	二七九
2	光榮與傳統——君主制……………	三二三

一、披頭和阿刺伯勞倫斯

『代溝』問題

目前英國的中年階層，因為目睹年輕人不但蔑視「權威」，對他人也不够周到體貼，而表示極大的不滿——這也是所謂中年階層，無論在那一個時代都必定會呈現的同一特徵。

遠在紀元前四〇〇年，希臘喜劇詩人阿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就把年輕人對父母及權威高唱異議的情形編入他的劇本，其中有一齣劇情是這樣，一個年輕人以毆打父親，作為他已經獨立的宣言，然後揚言道：「爲了公平，下次要掌摑母親了！」

披頭和阿刺伯勞倫斯

顯然地，這絕非今日的「殘酷劇場」所可比擬，但是，那或許正是現代人所難以置信的。不過阿里斯多芬尼斯却是爲了要指出蘇格拉底所提倡的萬人教育將導致道德的腐敗，纔寫出這些劇情。蘇格拉底被編入劇中人物，而他的教育法也被描寫得極其戲劇化。有一天晚上，蘇格拉底也去看戲，而在幕間站起來對觀眾做一次「請各位比較一下我和舞臺上的那位蘇格拉底有何不同」的聲明，他以這種方式來表現他的幽默和勇氣，但是不久，他就以「反對道德，並使道德腐敗」的罪名被宣判死刑。

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小說裏面，也敘述有過上流社會對孩子們無視道德規範，感到不快的情形。

艾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5-1895），在他的「戀愛對位法」裡寫道：有一位中年婦人認爲「世代的隔絕」現在已經完成了，而對方却問她：

「妳認爲妳的孩子們也會誤解妳嗎？」

「在一個無論甚麼都像脫了底一樣的時代裏，沒有誤解怎麼能過得了呢？」（完全絕望的意思）。

「我相信妳的孩子們一定會再裝上桶底的……」

「我連想都未曾想過。」

老年人和年輕人

但是在今日的英國，儘管我們可以聽到對於「開放社會」（所謂開放社會，是指從前在叫做「體面」薄紗之下的「性」現在已經公然橫行的意思）的激烈不滿，但另一方面却也可以看到非常年輕的人們爲了要再裝上「桶底」，而興起的激烈運動。

譬如一個叫做「機動部隊」的倫敦青年組織——在一九六四年以學生爲主體而創立的青年有志者的團體，他們把大部份的閒暇奉獻給病人或老年人。創立者是一位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名叫安東尼·史蒂恩的法科大學生。當他率領着一羣倫敦東郊貧民區的年輕人，去訪問住在那一地區的部分老年人；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孤獨生活在那裏的寂寞老人。

工作開始未及一年，他就獲得了一百多位極爲積極的志願者，但是，要使這個計劃繼續發展，却需有足够的資金。於是，他認爲這種運動具有獲得青年階層贊同的信心，且執政當局或許還會以此爲全國性組織的基礎，所以他去和主管機關接洽，而很幸運地獲得了政府的同意，資金撥下來了，推行計劃的熱情也澎湃著，經過了七年，這個「機動部隊」的陣容已經擁有八千名有志青年、四十六位資深的社會福利工作者。他們以友誼和「非公式化」的協助爲基礎，訪遍住在倫

敦的大多數老人和身體殘缺的人們，在那些人的家裏互相談笑。

他們的實際援助方法涉及很多部門，而主要是由訪問和會話來展開，看來似乎很簡單，人不能不和外界接觸而生活，而這些人，幾乎全部的老年人，都在希求着這樣的接觸。此外，對於老年人本身沒辦法做的——諸如買東西、改變家俱的佈置、往返於洗衣店、整理庭園、修理雜物等工作，他們也在訪問中隨時從旁協助。

在大多數場合，這些有志青年的活動，都是應地區福利事業機構的邀請而展開。地區的福利事業機構，會對地區的「機動部隊」提供情報，譬如那裏有一位手脚殘廢而需要一位推輪椅的人；有一位高齡婦人要去看住院中的朋友，而需要一個幫助她走路的人；或是有位母親住院，而需要一位接送她的孩子上下學的人，以至學校放假期間有一位精神缺陷兒童需要照顧……等等求援的情報。

要實施這種地域性的服務，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不容易的，「機動部隊」也遭受到許多的批評，譬如倫敦的區政府方面就認為這種構想本身，就是對福利事業的批評，有一部分機關甚至認為年輕人靠不住，老年人必定不會歡迎他們。

在這裏也可以看到「代溝」，但是在這個場合，事實正好相反，因為前一個時代的年輕人，對於個人的服務幾乎完全不表關心，而他們的理想主義又幾乎都傾向於「制度」的改變。但是現

在的年輕人却希望對個人做更多的服務。因此我認為，當上一代的人們看到自己連想都未曾想到的服務熱情，內心或許禁不住深沉的內疚。

事實已經證明老人們對於青年們前來訪問一事，表示了熱烈的歡迎。

「並不是說他們每一次來都有用，但是至少他們會來看看我，不但分文不取，而且對我還有真實的關心，而這正是使老年人最歡喜也最感安慰的事。」

我曾詢問一位每星期都在黃昏時候去照顧一位老年人兩次的少年：「爲甚麼要做這種事呢？」他說：「當初是因爲對老年人的憐憫心情，但是現在却希望進一步的瞭解，並且以相互的瞭解爲最大的快樂，那位老人一看到我就很高興，雖然年歲很高，却不喜歡搬入老人之家，他不信任來訪的官員，對於官方的公文也不做任何的答覆，以致沒有得到公家的任何援助。可是他却相信我，要我替他從很多文件中找出他想要的。我從前就希望能夠幫助別人，而現在是正在實行。雖然大部分時間都是爲了自己，只有小部分時間爲那一位老人做些事，却使我的生活感受到從未有過的快樂。」

這個回答令我很有感動，甚至爲我們這「上一代」從未做過具體的服務而感到罪惡。除了近親之外，我們這一代去照顧沒有關係的老人們，而却妄談如何改變政治機構，並且天真地認爲只要如此，大家就必定會實現全面性的幸福。柴可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 1860-1904,